

1  
个子不高的佟海和个子高挑的梅婷在同一家公司工作。

佟海在公司里能言善辩,俏皮话一箩筐一箩筐地往外递。他时常找梅婷,于是,同事们的玩笑是“催化剂”,使原本只把他当普通同事的梅婷对他渐生情愫,恋爱、结婚,三年里一路下来,渐渐地,佟海在她面前成了一个闷葫芦。

为此,梅婷很有怨言。佟海便说,公司里生存环境险恶,除了有技术,还得花心思搞好人际关系,和同事们打成一片,你以为我天天花心思说俏皮话不累啊?不对你耍嘴皮子,这是把你当自家人看了,这还不好?

梅婷一想,也对,于是,也就不多埋怨了。可是,即使明知甜言蜜语中掺了水分,可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呢?而佟海把俏皮话全说给恋人之外的女人耳朵里去了。

那个女人是一个刚从澳洲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,开朗活泼,和在公司里一向活跃的佟海很快打成了一片。有流言蜚语传到梅婷的耳里时,她想,佟海虽然嘴甜,但个子矮,连买套房结婚都需贷款,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能看上他?

梅婷一笑置之,却没想到,当初既然条件同样不俗的她能看上佟海,为什么别的女人不能看上佟海?12月的夜晚,冷风在街上呼呼响,她提了一罐热汤给加班的佟海,却从佟海办公室的窗玻璃处,看见他和女设计师搂抱在了一起。

那一瞬,梅婷呆了呆,但随即,骄傲的她,转身,回了距公司一站路的住处。打开门,她一眼看见门边的挂历和温度计。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已降到零度;挂历上,一个个的钩号停止在21日上,下面标着“今日大寒”。佟海习惯在每天早上上班前,在当天的日历上打钩。

这一天确实是大寒,天冷,梅婷颤抖着钻进被窝,仍冷得直打战,思想凝固在9岁那年。

那天,她从学校回来,看见父亲和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。晚上,在外出差的母亲给她打电话,她顺口说了这件事。后来,父亲和母亲一直在争吵。多年后,她总记得她缩在房间的角落,看着父亲和母亲像一对斗鸡般厮打在一起,每想起,她的心便又冷又痛——就像今天这样冷。

她想,如果她不说出她所看见的,父亲和母亲还是别人眼中的恩爱夫妻吧?母亲也不会终年郁郁寡欢,直至因病去世时仍未冲她露出一个笑脸吧?

梅婷四肢蜷缩着,感觉真的冷。

和佟海在一起时,她拒绝了很多次出差的机会,每天为他做饭做莱洗衣,他家有乡下的亲戚进城,她自掏腰包带他们逛街买这买那,自己却只买换季时大降价的衣服……没有怨言,因为她在爱,她心甘情愿,她以为只要付出,爱永远是温暖的春季。但,仍然有冬季,仍然出现大寒,冷得她直打战。

这冷,后来,一直蔓延到她再看佟海时,眼神也是冷的,直至她主动提出离婚时,佟海仍然问她,过得好好的,你在胡闹什么?!

左搂右抱的,你当然过得好好的。梅婷暗自想,可这话她不想对佟海说。她知道他是不会承认的,就像当年母亲质问父亲时,父亲也没承认。

母亲哭闹了许多年,父亲后来看她时,眼光也是冷冷的。直至母亲去世后,再娶的父亲也没和她多联系。

现在,老问题遇上新的她,她不能重走母亲的老路,失了爱情又失了亲情,哭闹根本不能挽救她和佟海的婚姻,而且,一个对婚姻有了异心的男人,还能挽回吗?梅婷想。

2  
搞不清状况的佟海当然不肯离婚,但却阻止不了梅婷要分居的念头。

提了一个旅行箱,梅婷走了。

梅婷走得潇洒,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。

从公司辞职,以前的一个大学闺蜜在广州工作,在她的帮助下,梅婷从北到南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其间,她没有给佟海接近她的机会,但佟海不依不饶,终于还是找到了她。

和我回去吧,我们好好过日子,别胡闹了。佟海说。

但梅婷摇头。

和佟海分居后,无需再为侍候佟海而烦恼,她觉得一个人过,日子也挺好。

佟海却生气,说,胡闹什么?我没让你侍候我,你若想,我也可以侍候你。你到底是什么回事?难道,你有别的男人了?

梅婷顿了顿,想起了从前,她立即没好气地说,我没有,你才有别的女人呢!

# 婚姻是一款温度计



文/李锦何 图/李崇武

佟海立即愣了愣,看着梅婷,只见她的双眼望向别处,像是赌气时顺口说的,他才放了心。

那天晚上,他和公司里的女设计师苟合后,深夜回到家里,开灯,一眼看见门边的挂历上写着“今日大寒”。他蹑手蹑脚地躺到梅婷身边,她好像睡着了。像往常一样,他要捉着她的手才能睡着的。梅婷的手冷得出奇,他有些惊讶,但做贼心虚的他没敢说话。

后来,他和女设计师又约了一次,偷偷摸摸的。女设计师与此同时还和别的男人交往,他知道女设计师不会是他的池中鱼,梅婷既美貌又贤惠专一,梅婷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女人。但冬天未结束,梅婷就提出了分手。他试过挽留她的,又问她怎么回事。可她说,和他在一起有些累了,分居一段时间吧。

他能嗅到她语气里的阴凉,看着梅婷头也没回的背影,他突然有些伤感。他对她,实在是内疚,她融入了他的生活,为他付出了许多,但他却没真正进入到她的生活中,甚至,未曾给她买过一件首饰。

她是心血来潮要分居的,也好,我也正想安静一下,等她再搬回来,我一定好好对她。佟海想。

但梅婷这一去,便没了音讯。手机停机,也没有和旧同事联系,甚至连她的父亲也不知道她在何处。紧接着,佟海又从一位当律师的朋友那儿打听到,夫妻分居满两年的,对方便可向法院起诉离婚。佟海慌了,他觉得,梅婷才是最适合他的女人。可到哪里去找她?还好,世界不小,但也不大,他相信只要肯找,与梅婷总是能山水相逢。

辗转好些日子,从一点点线索找起,终于从梅婷的一位大学同学那儿得到了她的消息。

分居半年,再见到梅婷,他发现,他对她,仍怀着一腔爱意。

可是,梅婷不答应回去,这让佟海伤了脑筋。

3  
佟海从花店出来时,手中的百合花尚有晶莹的水珠,清新高雅,这是梅婷喜欢的花。

有一家三口走在佟海前面。丈夫右手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,妻子挽着丈夫的左手,说笑声声声入耳,佟海想,如果半年前梅婷没有突然要求分居,或许她现在已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吧。

梅婷太单纯了,我出轨的事情她也没有怀疑,以后,这种事还是不做了吧。佟海想。

我不能让她再胡闹下去,必须让她跟我回家。佟海继续想,脚步就更快了。

三天后,梅婷拗不过佟海,跟他回家了。

重新回到熟悉的城市,重新回到熟悉的家,梅婷没有表现得兴奋。原来的公司她是不想去了,虽然那个女设计师早已调到更大的公司工作。于是,她像和自己没关系似的看着佟海东奔西跑地托人为她找新的工作。

而且,梅婷还喜欢上了逛街购物。几百元一件的衣服,以前她不舍得买,但现在,眼睛不眨一下就买回来了,买回来后才知,衣服贵是有道理的,比如,版型和做工确实比她以前穿的那些廉价衣服好多了。

佟海说,老婆,你变了很多。

哪里变了?梅婷明知故问。

变漂亮了,变得我有些不认识了,以前你总是做好饭菜等我回家,可现在是我做好饭菜等你回家。佟海有些惆怅地说。

梅婷就笑,她扑进他的怀里,像一朵花娇艳地盛开着,在佟海的耳边呢喃说,无论怎么变,我还是我。

佟海便闭了嘴。那就好,只要她还在他身边,他就有希望补偿他的内疚,他再也不能丢了她。佟海想。

安静的深夜里,梅婷仍没有睡着,她看着沉沉入睡的佟海,眼前重又浮现那张标有“今日大寒”的日历和水银柱已降到零度的温度计。

她轻轻地笑了一下:现在,她知道,佟海又回到她的身边了,这场仗,她打赢了。

是的,从她发现佟海背叛她的那一瞬起,她就明白,爱情和婚姻,无论当初多么喧闹和温暖,但总会会出现大寒的一天,这一天,无人能帮你度过寒冷,只有自己能温暖自己。所以,自己的爱情和婚姻,也只有自己才能控制温度的高低。

多亏我能冷静、聪明地面对,我才没有重走母亲的老路。梅婷想着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没错,婚姻,就是一场智慧的战斗,想要它温度高或温度低,完全靠你的把握。

梅婷不过是聪明了一些,把婚姻当成了一款温度计。

约稿《言情》是爱情小说版,欢迎为本版投稿,写出你心中唯美的、凄美的、奇美的、壮美的爱情故事。要求原创、首发,3000字左右。请将稿件发送到lywbzkyq@126.com。三个月内不回复视为退稿。